

情人在隔壁

者：徐怀沙

辑：温玉杰

设计：尹怀远

南海出版公司出版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

7×1092毫米32开本 9.75印张 21万字

年1月第1版 1991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,200册

N 7—80570—368—X/I·130

定价：4.85元



情人在隔壁

古伯纳，高高的个子，很魁梧的身材。他和他娇小的妻子雅丽，七岁的儿子汤马，住在一个偏静的小村子里。直至故事开始以前，这是个安宁的小村子。十几幢两层楼、石头结构的房子，村外有一间漂亮的网球场，成片成片的绿荫笼罩着。古伯纳恬淡的乡间生活，将由这个故事而告终，这一点谁也没有料到。

感情的激流，是相当强大的激流，它可以使每个孱弱的人拿起枪。这是真理吗？也许是。

古伯纳一家与另外一幢房子面面相觑。那房子一直空置着，从来没有过灯光。两幢房子之间，只有一个十米左右的院子相隔，那儿现在是汤马的秋千架和古伯纳的停车场。

一个晴朗的早上，有一些人在院子里吵嚷，雅丽从二楼卧室里探出头来，看到她的新邻居搬进来了。

“有什么可以效劳吗？”古伯纳问一个高高的男人。

“不，我是搬屋公司的，菲力是那一位。”

男主人菲力个子中等，戴了一副黑架眼镜，年纪在四十岁多一点。是个稳健持重的人。

“可以用一下您的电话吗？我的要下午装好。”菲力问。

“太可以了。”古伯纳热情地替他打开了门。

“您好，我叫菲力。”他握了握雅丽的手。

雅丽把古伯纳拉到厨房门口，兴趣浓郁地攀着古伯纳的腰：

“这下有了邻居了，我一直想有个邻居，刚才，我已经见过他妻子了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是他妻子。”古伯纳理着文件，准备上班，他远没有雅丽的兴奋。

“我看像，她戴了结婚戒指，很漂亮的女郎。”

“我们要小心，再也别在草地上……。”他说。

“不，可以，只要轻声点。”雅丽亲昵地吻古伯纳，使他没法关上皮包。

“不可以，别再去草地上，在潮湿的地方光着身子会着凉的。我再也不干了，我讨厌在室外做爱。”古伯纳显得有点急。

雅丽还是拉着她的丈夫来参观这位新邻居的住宅了。

“一团糟。”菲力微笑着迎接他们。

“不，刚开始都可能是这样的。”雅丽走进这套久未有人住的房子。她身材小巧性格平易，是个很容易相处的女人。

“熟悉这房子吗？”

“不，从没来过。”

“那么到处参观一下吧。”

现在，这套房子的主人之一，菲力的妻子从楼梯上走下来，雅丽向她笑着，雅丽相信自己已经喜欢上这个端庄的女人了。

她叫玛菲，以一种非常圆润的女中音，可亲地同人讲话：

“很多家具都不很适合了，要适应一套新房子总是不行。”

心不在焉地随着妻子参观的古伯纳被这声音突然震撼：

是她吗？这声音怎么会这样象。难道这美丽的声音穿透了八年的岁月又一次响在他的耳畔？

玛菲调转头，也看到古伯纳了，他们只用最短促的时间交换了一下目光。第三个人绝对看不出这中间会含有什么东西。

古伯纳把手伸过去，握了握玛菲的手，就对妻子说，“你们聊吧，我上班去了。”

这一天一定是平凡的一天，人们心灵中经历过什么，却没有人知道。

二

雅丽孤寂的生活顿时丰富起来了。

晚上，她站在卧室窗前，拉开窗帘：

“他们睡得比我们早，看，他们已经熄了灯。”

另一幢房子清晰地展现在卧室窗前，那里的卧室也在二楼，与这间的窗子正好对着。

古伯纳没有勇气走到那窗前去，他惶乱地整理着床上的衣物：

“菲力是个飞行控制师……。”

“菲力的妻子很漂亮，不是吗？”

“哦……，我没太留心她……，她……好象不属于我们这里的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我……我看她好象不属于土地、树、林荫道，她不属

于大自然……我想，她不会住太久的。”

“那我不知道，我只是看她很漂亮。而且很特别。”

古伯纳熄灭了灯。可是仍旧没法打断雅丽的兴致：

“听，是什么声音。天呵，是做爱，他们，疯狂的。”

古伯纳用被子覆盖上自己的头。

玛菲不是特别漂亮的。但是雅丽说得对，她很特别。玛菲个子很高，有时装模特儿一样的步履和冷静的神态。她的头发是黑的，眼睛也是黑的，甜甜的目光，还有一点也不拘泥的嘴唇。玛菲总在微笑着，好象想诉说什么，但是并不急于倾诉给你，她只是默默地抿着嘴笑，笑意可掬地望着别人。

玛菲现在在宽阔的窗台上翻电话簿，有些手忙脚乱，这在她是十分少有的。

她开始用纤细的手指拨号码。

古伯纳恰好离电话机很近：

“哈罗……”他没有想到电话会是她打来的，她既然离开他远去了，为什么奇迹般地出现，而且要离他这么近！他向另一幢楼望，看见她穿了一条白色的长裙子，倚在二楼窗前。

“你对你的妻子说了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你呢，告诉过你的丈夫吗？”

“没有……我不习惯对人提起那么多。可是……他信任我。”

“……。”古伯纳心神不定地望着背后的门，他不能设想雅丽突然走进来，他会怎样尴尬，他不喜欢这一切。他想一切都搞乱了。

“你有福气。”她说。

“呵，是的。”

玛菲感到古伯纳心神不宁，但是她呢，她看见自己的手在颤抖。几年了，她从来没有这样紧张和窘迫过，她相信，这一定就是爱情：

“等一等，别挂断。”

“我在等。”

“……你看我，是不是变了很多？”

“……不……我还没有感到。”

“可是，八年了……你不要以为我搬到这儿来是有意的。是菲力自作主张。他要在这一带租房，我事先并不知道……真的，我以为一切都完了。”

“我……没什么可谈的。”古伯纳不断地望着背后的门。

“告诉我，你需要……。”

“不，我什么也不需要……不，我挂断了。”

玛菲听到对方挂断了电话，但是，她仍然久久地拿着电话机。

深夜，雅丽醒来，古伯纳没有睡在床上，他的被子拖在地毯上。

古伯纳在饭厅里，他并没有打开灯。黑暗中，他把头垂在餐桌上。

“你怎么了？”雅丽从楼上下来。

“哦，我突然饿了。想吃一点东西。”

“怎么没有开灯。”

“没有，我只是……。”

“怎么会又饿了。”雅丽抚着他的头，“你有心事。”

“不，我没有，但我有一个建议，我们到随便哪里去渡长假，一、两个星期，带上汤马去。”

“不，他还要上学。”雅丽爱抚地取了食物来。“别去了，我还有一本书不能放下来，你吃鱼吧，三明治留给客人吃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我请了新邻居来吃晚饭，明天晚上。”

“什么？！”

“是的。”雅丽很委屈，她想不到他会那么冷默，“我看那个太太很迷人，我以为你一定会喜欢。真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会不高兴他们来作客。那么改期吧。”

“改期。改期已经太迟了。”古伯纳无可奈何地抱紧了头。

古伯纳百思不得其解，现实为什么这么残酷，这样宏大的世界，偏偏要把玛菲安排到他的身边。

三

清晨，薄薄的雾环绕着小村子。

两个女人分别从二楼的卧室里伸出头来。

雅丽向玛菲打招呼。

古伯纳来到小院子里，他能够感到她们的目光，两个女人同时望着他，这使他相当不自然，把皮箱放下，却找不到汽车钥匙了，儿子汤马爬进车门，帮他打开车门。

雅丽不断在上面提醒他，午餐的问题，停靠汽车的问题，还有晚上别忘了带吃的东西回来。最末了，她问：

“你几点回来？”

“八点。”

他终于发动了车，离开了院子。

这几分钟那么漫长，他一直没有敢抬起头，但是他感到那束犀利又充满柔情的目光一直注视着他，他感到那是没法逃避的。八年前，被他所渴望的目光，灾难一样贴在他的脊背上。

玛菲望着古伯纳的车远去。她伏在小窗上，肩上，头上全是冬季温暖的阳光。对面那扇窗里是他的妻子，院子里跑着的是他的儿子。她们都在阳光里开心地笑着。她们都开心。

雅丽向她招了招手，离开小窗了，她的丈夫走过来，手搭在她暖烘烘的肩头。这一切在她都没有知觉，她仍旧看到他的身影，包括一举一动，每个她所熟识的动作。

“今天晚上早一点来坐。”雅丽穿了一件漂亮的粉红色睡衣又出现在窗口。

“好的。”她心神不宁地应付了一下，她发觉自己很胡涂，脑子里乱蓬蓬地。

傍晚，古伯纳的家里客人已经到了。

“他一般不会超时工作。”雅丽一边倒茶一边解释。

“他的工作？”菲力彬彬有礼地问，他一直紧紧挨着他的妻子坐着，好象怕这年轻的女人飞掉。

“他在湖上训练船上的员工，是一种模型式的船。”

其实，古伯纳现在只是一个人坐着游艇飘荡在绿色的湖面上，下班的时间已经过了，员工都走了，只有他一个人，水波在夕阳里金灿灿地闪光。树荫一团一团的影子在水面上漂荡。

“他那种船象玩具吗？”菲力问。

“正常船的四分之一大。”

“那是很有意义的工作”菲力说。

“是的。”

“我在天上，他在水里。”

玛菲笑了一下，不知道她为什么笑。

电话铃响了，雅丽急忙焦急地拿起听筒：

“是他！”

“……怎么，你不能赶回来吗？……吃甜品呢？但愿你能赶上，试一试回来好吗？”

雅丽难过地说：“真对不起你们，他不能赶回来，我们不等他了。”

“没关系的。”玛菲又笑了一下，她突然象被解脱了一样，轻松地舒展开手臂。但是这种轻松背后掩盖着什么，谁也不知道。

古伯纳并没有守在船上，他很早就回到了小村里，他把汽车停在网球场。

网球场的主持人祖女士取出两只酒杯来：

“你这样说谎不好。”

古伯纳诧异地望着她，她怎么会知道自已的事。

祖女士已经上了年纪，手上拄了一只拐杖，她有一条腿是残废的，银灰色的短发剪得齐耳那么短，显得很精干。

“我知道你有心事，你说谎了。就在不久前。”

“……是的。好在，……还没有成为习惯。”

“你在我这儿吃晚饭吧。你好象正逃避什么。”

“……我不太想和那对新搬来的夫妻吃晚饭。我想，这样突然地邀请陌生人不是很合适的。”

祖女士把装了鱼子酱的小盆放在桌上，古伯纳发现，她

的腿使她行动不便，她问：

“他们是怎么样的人？”

“英国人，象英国人，是那种很拘谨的英国人。”

“女的呢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古伯纳很明显地感到自己一片慌乱，口齿也不清晰了，“好象……我想，可能是容易自找麻烦的那种人，很难推测的那种。”

“哦，吃炖牛肉吧，要把一份分成两份。”

“谢谢。”

他们后来就这样默默地吃着，自己想自己的心事。

过了很久，祖女士拿了水果来：

“我这个人优点和缺点是同一个。就是能使某些男人动心。你知道一部电影吗？一个女的，在二十年前，阿尔及尔骚乱的时候，她摔断了一条腿……算了，我干么不告诉你事实，事实是我，摔断了这条腿，不是因为别的，车祸什么的，是因为爱……，”

祖女士放下了手中的水果刀，陷在深深的回忆中，“有人说那是勇气。不，不是勇气，我非常知道，那并非勇气。是绝望，是爱的绝望。我突然听到他结了婚，我听说这个消息就感到我的爱情绝望了，就跳了楼，我想死了会很干净。我一直不让他知道我的腿，……是的，那个男人什么也不知道。这么多年来……我喜欢这样。我没后悔，真见鬼，一点也不感到后悔，……可是，您呢，您在发呆。”

祖女士把双手在古伯纳的眼前晃了晃。

“我在听。”他说。

“不，你在发呆。”

祖坐下来，她知道古伯纳的眼光里饱含着爱的困惑。所

以，她不再说什么。

网球场上静静地，几只球形灯闪着桔黄色的光，天已经完全暗了，祖女士的小屋空空寂寂地。乡村里的人并不很热衷于喧嚣的夜生活，他们更想围着餐桌喝滚滚的浓汤。

祖女士难得有伴儿陪她度过傍晚，但是，古伯纳不是一个好伴儿，他心事重重，只顾低头喝咖啡。

“高兴你们能来。”雅丽送菲力夫妇到门口。

黑暗的院子里，只有透过雅丽背后的门洒下的一束光。菲力客气又热情地吻别了女主人，并且说下次该他们请客了，雅丽很高兴地答应赴约：

“古伯纳没有回来，真抱歉。”

“没什么，下次去我们那里。古伯纳会高兴的，我有一瓶好酒。”菲力说。

十分钟后古伯纳蹑手蹑脚走出了灌木丛，他看到菲力家的卧室亮了灯，才打开了自己家的门，他象偷窃者那样走进自己家的客厅，他深怕惊动了谁？是睡了八年的感情沉积吗？

漫长又痛苦的一天终于完结了。

四

古伯纳很少去超级市场，恰恰这天，他要代雅丽来买食品，取薯条的时候，他看见玛菲也推着车，径直走过来。

古伯纳飞速转身，但是已经晚了，玛菲从背后赶上来，与他并肩走，她的笑容使古伯纳感到不可抗拒：

“惊奇吗？介意与我同行吗？你妻子的饭很可口，很好，谢谢你们，真的。”

“我们应当谈谈。”他说。

“是的，你有一个很美满的家，你的妻子，儿子，那个孩子象你，汤马吗？他真象你。”

“……直到你出现。”他很突兀地说了这么一句。

“我们成人了，不是孩子了。”她说。

“是的，让我们面对现实吧。”

“我知道时过境迁了，但是让我们做朋友吧。”

古伯纳看到玛菲自信的嘴角上带着她特有的动人的认真，他感到宽慰了很多：

“是呀，我们彼此都有了家庭，我们彼此都开心，我们……都很好。”

玛菲高兴地说：

“对，下周，我请你们来吃饭，一起来好吗？象朋友一样。”

“我会来的，你说的对，我们是一对老朋友。”

两人如释重负，轻盈地推着车，古伯纳帮助玛菲把货搬到车上，停车场里只有一只幽暗的灯，不是客人云集的购买高峰期。

古伯纳帮玛菲打开她那辆白色跑车的车门。

“要分手了，亲一亲我好吗？”玛菲俏皮地说。

古伯纳走近她，两个人一接触，就热烈地亲吻起来。

一切理智都是假相，一切语言上的道义上的契约都是虚幻，只有一个真实。

突然，古伯纳感到玛菲的身体沉重起来，她渐渐滑倒在地上，昏过去。

“玛菲，玛菲！”

他压低声音唤醒她，她变得那么麻木，没有知觉。

玛菲很快醒来，挣扎着去打开车门，她的脸色坏极了。

“你真的可以开车吗？”他问。

她没有回答，猛地发动了车，冲出停车场。

古伯纳紧随着她的车奔跑了几步，但是，迎面有人抱着刚买的東西走来，他就停下脚步，呆呆地站在灯光下。

古伯纳没法劝说自己，他发现约束自我是世界上一大难事。限制铭刻在心的爱情是一大难事。

古伯纳缓缓地步行回家，忘了自己是开车去买薯条的。

五

周末，天气一如往日，晴朗明丽。

古伯纳对儿子说：

“我们去玩球好吗？”

他们一家三口兴冲冲地来到祖女士的网球场，已经有很多人带了阳伞坐在草坪上了。

古伯纳教汤马打球，汤马的手太小了，握不牢网球拍，他只好让汤马去与妈妈玩秋千。

“去吧，去找妈妈。”他说，但是，就在这个时候，他看见玛菲从远处，一片绿荫里出现，就象一场梦那样，轻盈地走来。

古伯纳去捡地上的衣物，但是他的余光一直看到玛菲，她那么高傲地走着，肩上搭一件毛衣，白白地很耀眼地一团，穿梭一样在绿林里闪过，她坐下来，长椅上，祖女士向她笑着，她们谈话轻松又投机。

“我喜欢黑发。”祖说。

“但是，它们有点太多了。”玛菲理着浓密的长发。阳光，此刻好象只倾泻在她头顶上。

“我听到有人讲你，……你不是容易找麻烦的人。”祖女士说。

“为什么这样说呢？”

“不为什么，您今天脸色很好。”

在她们背后，菲力遇见了过去的老朋友：

“荷朗，你在这儿，认不出我了吗？你是不是只认识我的胡子。五年了！”

叫荷朗的人留了长长的头发，他也认出了菲力，两个人热情地互相拥抱。

“玛菲！这是我的老队友荷朗，这位玛菲小姐，不，现在是我太太，我们结婚了。”

玛菲笑着站起来，就在这个时候，她看到了更衣室门口的古伯纳。他一定望了很久了。他的眼神里蕴含着什么，是妒嫉吗？

菲力继续与荷朗谈话：

“我受不了巴黎，我喜欢这种地方。”

“先谈谈您妻子，她真漂亮，是意大利人？”

“法国南部。一见到她，你就知道，这一生你没遇见过好女人，你马上就懂得这是寻找幸福的最后机会。”

“是的，她很美。”

古伯纳躲开了玛菲的目光，一个邮差正好从小路上走来，他要找祖女士，古伯纳领着他找到了绿地上的祖。

那是一只蜡黄色的信封，她拆开信，很不安地看完，急促地拄着拐杖，向小屋子里走，她的脸色变得骤然冷若冰霜，这使古伯纳很担心，他一直随着她走进。

“有什么可以帮忙吗？”

“不，谢谢你。”

“但是您很不安。”

“是一个坏消息，不过，我不理会。”

“我可以做什么？”

“不了。”

“如果需要你打电话来。”

“好的。”

古伯纳想起几天前的晚上，祖女士对他讲过的话，她一定也正在经受着感情上的冲击。他重又走回到网球场上。

“菲力说您是写儿童书籍的？”玛菲问荷朗。

“是的，写的不多，您呢？菲力说您是搞书籍插图的。请问您用哪一种墨水画？”

“印度墨水，那种四色的。”

“这么听起来，您一定很内行。”

“不，只是消遣……请等一下，一个朋友。”玛菲抛下了荷朗，朝古伯纳走过来，她带有一往无前的劲头，乳白色的衣裙使她熠熠发光。

“和我打球吗？”她走到他面前问。

“不，我的手腕受伤了。”他马上躲开她的目光。

“我明白你。”她仍旧诡秘地笑着。

古伯纳去游乐场里找汤马了。

玛菲望着汤马扑到古伯纳怀里，雅丽也扑上去，他们三个人在草坪上嬉戏着，后来躺下来晒太阳。

玛菲黯然失神地走开。

六

汤马在楼下大声地喊爸爸。

古伯纳什么也没有听到，已经有半个小时了，他在楼上卧室的窗前徘徊。他知道他不可能这样彷徨下去，犹豫下去，他该怎么办？怎样排遣自己。

他禁不住拿起了电话听筒，开始拨号，这个号码与自己

的太相象了。八个数字中，只有两个尾数不同。

对方占线。他不断地再拨，仍旧占线。再拨。

对方也在拨电话。玛菲还穿着睡衣，她刚刚把菲力送出了门，一杯牛奶已经凉了。古伯纳家的电话一直占线。

玛菲一遍又一遍地拨号，她纤细的手指仍旧在发抖。她不敢设想，这一切来得这么突然和不可扼止。

终于，电话通了。

“是我。”他说。

“是我。”她说。

“明天三点，在车站街三十六号。十八号。”

“知道了。”

电话马上被双方挂断，她与他会不约而同地感到怕。一切将从这个再简捷不过的电话起重新开始。

七

车站街在小镇上一条僻静的路口进去，小店很古老，几乎没有人住。古伯纳把汽车停在另外两条街以外，他听到自己的皮鞋声在石板小路上踩出来的声音。

“请拿给我十八号的钥匙。”他很平静地说。

“哦，她已经上去了，她拿去了钥匙，先生。”老板娘突兀着双眼，她一定是西西里人。古伯纳在她紧紧盯着的目光中开始上楼。

他清楚自己正走向什么，他相信这是命运的安排。是命运，每走一步他就对自己这么说一声。

木质结构的楼梯吱吱响着，走廊又深又窄。他开始敲十八号的门。

“在这儿。”